

憲章錄

十三

憲章錄卷第二十九

天順二年戊寅  
至六年壬午

二年春正月 郊天後上顧謂李賢曰朕居南宮七  
年危疑之際實賴太后保護罔極之恩欲報無由可  
倣前代尊上徽號如何賢曰陛下舉此可謂孝矣于  
是命擬徽號賢定四字曰聖烈慈壽詔示天下復加  
贈太后兄弟五人長孫繼宗廕會昌侯次皆都督子  
孫數十人皆爵祿之又有爲其宗親求恩澤者上謂  
賢曰外戚孫氏一門亦足矣太后之心正不以此爲  
慰比者授其子弟官時請於太后數次方允且不樂



者累日曰有何功于國家濫受祿秩如此物盛必衰  
一旦有干國憲吾不能採今若聞求恩澤必大怒矣  
賢曰此太后盛德因問祖宗以來外戚不預政繼宗  
爲侯太后知乎上曰太后正不樂此初爲內庭近侍  
惑以關防之說至今猶悔曰侯爲人淳謹不妨但後  
不可爲例耳上曰然 禮部請皇太子出閣讀書上  
召李賢等謂曰東宮讀書當在文華殿朕欲避此往  
居武英殿但早晚朝太后不便姑以左廊居太子卿  
可定擬講讀等官且曰先讀何書賢對曰四書經史  
次第講讀宜先大學尚書上曰書經有難讀者賢曰

如二典三謨太甲伊訓說命諸篇明白易曉可先講讀以左都御史馬昂爲兵部尚書勅今後僧徒每十年一度景泰間太監興安崇信釋教每三年度僧數萬至是又如期天下僧徒復集京師上謂李賢曰僧徒豈可如此汎濫賢曰陛下明見最是宜禁止之遂出榜曉諭今後十年一度擅自披剃者俱令還俗違者發邊衛充軍度者俱令照定額考送於是僧徒散去勅內閣翰林脩大明一統志先是永樂中令夏原吉楊榮等纂脩天下郡縣志未成景泰中重脩寰宇通志僅成未刻而上復位遂命李賢等

重脩賢嘗謂翰林實文學侍從之臣非襍流可與景  
泰間陳循輩各舉所私非進士出身者十將四五率  
皆委靡浮薄之流一時無由而退至是上欲重脩通  
志唯推擇進士出身者此輩遂知不當居此願補外  
職賢乃言於上命吏部外除之翰林爲之一清 按  
永樂宣德以前翰林不拘進士出身方孝孺楊士奇  
胡儼輩非進士而文學擅一時至李賢乃有此論豈  
非時世之一變邪自時厥後特重進士科而翰林非  
一甲進士及庶吉士不預內閣非由翰林不入迨夤  
緣阿附以希進者則反不拘此格遂與祖宗時大異

矣 遣建庶人出居鳳陽庶人建文君之次子也上復位之後因思建庶人輩無辜淹禁謂李賢曰親親之義實所不忍賢對曰陛下此一念天地鬼神實臨之太祖在天之靈實臨之堯舜存心不過如此左右或以爲不可上曰有天命者任自爲之左右皆愧服遂遣居鳳陽令有司造房屋給薪米器用聽其昏嫁出入未幾庶人卒自是懿文太子及建文君皆無後矣 二月朔日食 虜孛來寇陝西總兵安遠侯柳溥禦之敗績 閏二月 南京都督府都事倪敬卒敬無錫人舉進士授御史遇事敢言景泰末以災異



類仍上敬天脩德六事忤旨謫宜山典史天順初遷  
祥符知縣改都事從柳溥西征還卒于官年僅四十  
有四人皆惜之 三月以陳文爲詹事 夏四月

復設各邊巡撫官初石亨等以文臣提督各邊軍務  
武臣不得自逞因請罷之未幾邊徼騷然 上召李  
賢謂曰如今各邊革去文臣巡撫軍官縱肆貪暴士  
卒罷弊且曰朕初位奉迎之人紛紛以此爲不便  
今乃知其謬也卿爲朕舉才能者用之賢因請曰遼  
東宣府大同延綏寧夏甘肅此六處湏人最急上曰  
卿與王翱馬昂商議推選務在得人於是議推十二

人進呈遂定浙江布政白圭任遼東山東布政王宇  
任宣府僉都御史李秉任大同監察御史徐瑄任延  
綏山西布政陳翌任寧夏陝西布政芮釗任甘肅俱  
以京官巡撫其地上曰武人所以惡文臣者只是不  
得遂其私耳在任者即遣使召還馬昂以貴州賊情  
甚急速請一人往理遂陞白圭右副都御史贊理貴  
州軍務以太僕卿程信巡撫遼東 召守制山西右  
叅政葉盛擢右僉都御史巡撫兩廣盛乞終制不允  
時廣西流賊多入廣東爲害而兩鎮將官不協各分  
彼此討賊迄無成功盛至請革兩廣守將立總鎮于



梧州居中調度則賊可平矣衆是其策而不果行盛不得已乃請益兵 上命都督顏彪率兵赴之盛與彪協謀破賊砦八百所擒斬數萬人而還 按何喬新曰葉盛巡撫兩廣合兵勦賊屬廣東叅議朱英督察姦弊叅將范信以兵會勦大藤峽信利擄掠馳至橫廉間誣宋泰永平等鄉居民皆賊屠戮殆盡又欲併進城等鄉屠之以爲功英力爭其非辜且遣間使請盛亟班師諸鄉民始免屠戮即此觀之則當時所謂破砦八百擒斬數萬者亦未免屠戮平民如宋泰永平類者不知其幾矣盛被殺降之謗殆亦有由也

故曰兵者聖王不得已而用者也

會昌侯孫繼宗

弟顯宗家人私起厯肆專利以病客商事聞

上謂

李賢曰皇親豈可如此法之不行自上犯之賢對曰  
若陛下以至公斷之誰不畏服乃命毀其厯肆家人  
抵法顯宗姑免罪戒飭繼宗爲其弟乞恩上召賢謂  
曰繼宗不知自責爲弟乞恩朕終不允賢頓首曰真

可謂王者不私矣

吏部左侍郎孫弘聞喪

上召

李賢曰孫弘豈勝吏部賢曰誠如聖諭蓋弘先以知  
縣考滿赴京爲石亨鄉里囑留京官又因奉迎有功  
陞工部侍郎復極力謀求得此士林鄙之上又恐其

謀奪情即令守制復召賢曰吏部乃天下人物權衡  
侍郎即尚書之次非他部比必得其人卿以爲誰可  
賢曰無如鄒幹姚夔上復問其優劣賢曰幹端謹但  
規模稍狹夔表裏相稱有大臣之量上曰然以姚夔  
爲吏部侍郎 五月 徵處士吳與弼至京師上謂  
李賢曰與弼當授以何職賢對曰今東宮講學宜授  
宮僚次日召吏部命爲左諭德朝士皆驚以爲布衣  
召至一旦授此與弼䟽辭上召入文華殿問曰特聘  
爾來何不就職與弼對以老疾 上曰宮僚亦憂閒  
不必辭於是賜以文綺羊酒薪米命太監牛玉送至

館務令就職與弼具疏固辭賢叩其所以不就之故  
與弼謂勅書以伊傅之禮聘之却以此職授之故不  
受賢謂必欲如傅說爰立作相亦難不若且就宮僚  
若果有建明則大任以漸而至與弼不從遂稱病留  
邸兩月賢爲言於上復召入文華殿賜勅褒嘉賚以  
銀幣允其所辭與弼疏陳十事上命有司月給俸米  
以贍終身仍命行人送歸與弼復上表謝恩而去君  
子謂其不受小官而窺卿相之位此漢之周黨樊英  
所以不免於范升張楷之議也 按與弼有文集行  
世所載疏陳十事皆無所發明跋石亨族譜則自稱



爲門下士其日錄所記每多說夢見文王孔子與朱子復言夢孔子來訪朱子來訪如是者至再至三或者謂其攀賢附聖伊洛諸儒未嘗有此先聖羨墻之見周公之夢亦有感而偶一及之耳真積冥會之驗豈專在此哉就使在此亦何必屢聞之於人也 漳州布衣陳真晟詣闕上程朱正學纂要不報真晟初治舉子業赴省試聞有司防察過嚴無待士禮乃辭歸自是不復科舉務爲主敬誠意之學至是詣闕上書不報乃聞吳與弼名欲往見之行至江西見編脩張元禎元禎謂曰濂洛之學自有真傳如與弼者不

可見亦不必見也遂歸尋卒 按張元禎謂不可見

不必見其不足於與弼者多矣羅倫平生無一語稱

與弼嘗投詩規之蓋與弼嘗以弟奪其田褫冠囚首

跪訟於府庭元禎貽書切責之有上告素王正名討

罪豈容久竊虛名之語時知撫州者番禺張瓚其事

具在廣州志張瓚傳中尹直又謂與弼辭職歸矜肆

無復故態羅欽順亦言其學一無所得夫元禎輩皆

其鄉人之善者評論有如此惜哉 六月 雲南總

兵沐璘卒沐瓚爲都督同知鎮守雲南 上躬理政

務凡天下章奏一一親決有難決者必召李賢商議



可否且厭曹吉祥石亨等干預嘗於靜中召賢歎曰  
爲之柰何賢對曰惟在獨斷可以革之上曰非不自  
斷如其事其事皆不從其說但依之則悅不從便拂  
然見於辭色賢曰於理果不可行者宜從容諭之上  
曰今後彼欲用人不當者卿亦當執而沮之賢曰臣  
若頻沮其勢必怨惟陛下明見以爲不可庶幾漸能  
革之上曰然 上一日屏去左右召李賢言政治得  
失賢因言今天下百姓頗安惟有一害上曰何害賢  
極言錦衣官校差出抄提罪人勢如狼虎所至貪求  
無厭有司不勝其擾 上曰此害誠然今後非大故

重事不差既而左右貴近有譖賢妄言者上因踈賢  
復密察錦衣官校皆得其實尤有甚於賢所言者遂  
召其指揮戒之曰今後差人敢有似前者必重罪不  
宥旬日復召賢待之如初 先是兵部尚書陳汝言  
阿順權宦將往時送去雲南兩廣湖貴等處鞬官盡  
數取回物論沸騰以爲不便李賢言於上曰鞬人非  
我族類自古爲中國患前已送之遠方今復取來甚  
是不便聞此類在彼住定亦不願來上曰吾亦悔之  
初取時聽其不願最善若後願去者仍從之 秋七  
月 以宣城伯衛穎鎮守甘肅 南京刑部尚書薛

希璉卒耿九疇爲南京刑部尚書先是九疇降江西  
布政尋轉四川上一日對輔臣論人才言九疇去非  
其罪李賢對曰九疇操行誠不易得未幾召至京爲  
禮部尚書上憐其老改南京刑部曰遂卿優閒 八

月 九月 副都御史林聰捕江淮鹽盜 冬十月

上校獵南苑苑在京城南二十里方一百六十里  
苑中有按鷹臺臺旁有三海皆元之舊也本朝闢四  
門繚以周垣獐鹿雉兔甚多海戶千餘守視自永樂  
定都以來歲時蒐獵于此亦所以訓武也是日上親  
御弓矢命勳戚武將應詔馳射獲輒獻之旣畢賜酒

饌以所獲分賜從臣而歸 鷹坊司內臣奏乞出外

採獵 上不許復固請上曰爾輩欲出獵但不許擾

害州縣既出外不能獲一禽有司懼其威歛之於民

聚鹿獐兔雉而獻之內臣以爲出獵所獲遣人預進

上令人密訪某州若干某縣若干皆得其數候其至

各杖而黜之 十一月 罷冬至宴初聖節及冬至

例宴羣臣於奉天殿 上謂李賢曰節固當宴不惜

所費但殺牲畜太多尚有正旦慶成一歲四宴朕欲

減之如何賢曰大禮之行初不在此陛下減之亦是

由是每歲二宴至於正旦亦或不宴惟慶成一宴歲



不缺云 虜酋孛來寇延綏守將都督僉事張欽連  
戰敗之進都督同知命佩征虜副將軍印總延綏慶  
陽諸路兵先是也先以殘虐爲其部下哈刺所殺哈  
刺復爲孛來所殺諸虜酋迭爲雄長自相讐敵久之  
始定於是孛來毛里孩阿羅出孛羅忽等相繼入寇  
東掠延寧甘涼西侵宣大北邊無寧歲矣 十二月  
左都御史羅通致仕

卯巳

三年春正月 二月 遣使使朝鮮及建州女直先  
是朝廷謀聞建州酋董山潛結朝鮮命巡撫遼東都  
御史程信譏察之信使自在州知州佟成詐以他事

廉其境上得朝鮮投董山爲正憲大夫中樞密使制  
書還報信具以上聞請乘其未發遣使往問之可伐  
其謀 上乃命給事中往朝鮮錦衣譯者往建州兩  
初不肯承出制書示之皆驚服各上表貢馬謝罪  
擢山東左布政使陸瑜爲刑部尚書 定遠侯石彪  
下獄死彪魁梧驍勇景泰中頗立邊功遷都督爲大  
同游擊天順初以石亨故累進封侯彪性凶暴貪狡  
包藏禍心謀鎮大同邀人奏保朝廷覺其有異遣人  
廉察果皆虛詐言官交章劾之遂逮繫詔獄論死  
禁朝臣交通初石彪事發言官密奏且謂恐有漏泄



於彪者 上召李賢曰羣臣黨惡如此不可不戒賢

曰誠如明旨乃勅諭百官今後文武大臣無故不許

往來近侍官不許造大臣私宅錦衣衛官亦然於是

朝臣肅然交通之弊始息 三月 夏四月 五月

致仕南京國子祭酒陳敬宗卒年八十三敬宗慈谿

人容儀端整步履有則德望文章名聞朝野官太學

二十餘年矜嚴好禮約束諸生時比監祭酒李時勉

亦以師道自立時稱南陳北李云 六月 七月

八月 命三法司霜降後會官錄囚 九月 石亨

奉朝請謫吏部侍郎孫弘爲大理通判以姚夔爲吏

部侍郎 冬十月 石亨貪恣日甚賄賂公行強預  
朝政易置文武大臣邊將以張其威子姪廝養勢焰  
燠灼天下寒心而亨恬不知戒上干天象彗出星變  
日暈數重累月不息蓋羣陰圍蔽太陽之象也時亨  
門下有瞽目指揮童先手出妖書曰惟有石人不動  
謂天意有在促亨舉事亨信之乃與其黨盧旺彥敬  
杜清謀曰大同人馬甲天下我撫之素厚今石彪在  
彼充遊擊將軍異日命彪代李文掛鎮朔將軍印北  
塞紫荊關東出山東據臨清以絕餉道則京城可不  
戰而疲遂議以盧旺守裏河一帶是年春虜寇延綏

命亨帥師禦之童先力贊亨成前謀亨曰爲此事不  
難天下各處都司除代未週爲之未晚也童先曰時  
者難得而易失也恐時一失不可復得亨不聽童先  
私罵曰這厮不足幹大事亨帥無功而還已而石彪  
事發罪連于亨 上初念其功累宥之惟罷其兵權  
命以本爵歸第未幾家人傳說怨謗遂露其不軌之  
謀於是下亨獄死其黨童先等皆坐死 李賢曰石  
亨罪惡貫盈神人共怒一旦除之當時若以石彪鎮  
大同誠爲可懼且在京武官多出亨門下而亨又握  
兵權天下精兵無如大同稍有變動內外相應其禍

可勝言哉今辨之於早除此大害非上之剛明果斷不能如此而亦祖宗在天之靈有以默相之又曰天順初以迎駕爲功者大開賄賂之門在朝文武之士靡然從風奔走其門惟恐或後以財寶先投者先得美職無復論才之賢否風俗大壞不可勝言上亦極知其非但復位之初附而從之明年稍自振作十從其四五又數月十從其二三又明年凡百自斷其賄賂之門徒開而已初時有美要職事一缺謀之如蠅聚腥爭欲得之自後缺雖多而謀之者無一人蓋用人之柄在上權貴不與焉雖欲賄賂何所投乎



向日奔競之風一變而爲恬退之習可見士風之振  
否係上人何如耳天下氣候關於朝廷驗之果然

上一日從容與李賢言及迎駕奪門之功賢對曰迎  
駕則可奪門二字豈可示後况景泰不諱陛下宜復  
位天命人心無有不順文武羣臣誰不願請何必奪  
門且內府之門豈可奪奪之一字尤爲非順幸賴陛  
下洪福得成其事假使景泰左右先知此事亨輩何  
足惜不審置陛下于何地 上曰然彼時何以自解  
方悟此輩非爲社稷計不過貪圖富貴而已賢曰臣  
彼時極知此舉之非亦有邀臣與其謀者臣不從以

臣愚見若景泰果不起率文武羣臣請陛下復位安用如此勞攘雖欲陞賞以誰爲功老成耆舊依然在職豈有殺戮降黜之事致干天象而羣小之計無所施矣招權納賂何由而得忠良之士亦無擠排之患國家太平氣象豈不由此而盛易曰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言其必亂邦也於此驗之爲尤信 上曰然

十一月 南內離宮成 十二月

庚辰

四年春正月 天下諸司官吏朝覲至京 上召李

賢謂曰朝覲之弊不可不革賢曰誠如聖慮即出榜禁約不許與京官交通餽送土物亦不許下人挾讐



告害由是肅然不犯上曰黜陟之典亦當舉行賢曰此祖宗舊制時吏部都察院退其不職者數百人旌其才行超卓政績顯著者布政以下賈銓等十人賜以衣服楮幣禮部筵宴命太監牛玉及李賢王翱待宴隨於其中召布政蕭暄爲禮部尚書賈銓爲副都御史先時吏部舉銓爲戶部尚書上問李賢何如賢以銓貌不稱名乃別求之賢以巡撫山東副都御史年富執法不撓可居此職上亦以爲然左右不悅富者甚衆謂賢曰上不喜此人不宜再舉一日上召賢曰戶部之缺果誰當之恐非年富不可賢曰此人不

悅者衆愈見其賢上曰富之執法正宜居此國計所  
關豈顧私情不悅者遂召用之 二月 令冒報迎  
駕功陞官者俱自首改正時法司奏石亨等冒報陞  
官者俱合查究 上召李賢曰此事恐驚動人心賢  
對曰朝廷許令自首免罪事方妥帖上曰然遂行之  
於是冒報陞職者四千餘人盡自首改正 致仕尚書  
學士苗衷卒 議諸王出閣讀書 上皇嗣六長皇  
太子次德王次秀王次崇王次吉王次徽王後秀王  
國絕 會試天下舉人以學士呂原尚寶少卿兼脩  
撰柯潛爲考試官取陳選第一時舉人不中有怨考

官者以李賢弟李讓不中謂賢亦怒考官遂鼓其詬  
奏考官校文顛倒宜正其罪上疑之召賢問曰此舉  
人奏考官弊何以處之賢對曰此乃私忿考官無弊  
如臣弟讓亦不中可見其公上乃命禮部會翰林院  
考此舉子荒踈且其人狂妄遂枷于部前羣議方息

三月 殿試賜進士一百五十人得陳選張元禎

張悅劉健周經黃孔昭 召耿九疇爲南京刑部尚

書軒輓爲左都御史總理南京糧儲石亨旣死 上

每念九疇輓爲人廉正不易得故復相繼召用 夏

四月 五月 靖遠伯王驥卒年八十三贈侯謚忠

毅驥東鹿人永樂四年進士爲兵科給事中歷陞兵部尚書沉毅宏偉有文武才遇事剛果用法嚴明初督兵敗北虜阿台朶兒只怕再敗雲南思任發韋郎羅等屢見軍功世襲伯職 六月 秋七月乙亥朔日食 八月 虜酋孛來大舉入寇自大同威遠西擁衆南行邊將高陽伯李文按兵不敢當其鋒已而虜衆直抵鴈門關代朔忻州一帶四散搶掠砲火徹于京師人民驚疑棄家走避擁入京城莫能止 上初謂北虜窮乏不過在邊掠牛羊而去李賢言於上曰京師宜出軍於紫荆倒馬二關駐劄非欲與之對



敵一則安撫人民二則使彼知懼不敢深入久停會  
兵部奏欲遣將統京軍赴大同殺賊上曰緩不及事  
徒勞人馬駐關之說可行於是遣都督顏彪領兵赴  
紫荆關馮宗領兵赴倒馬關然此虜已有所獲見我  
軍不動去而復來遂復勅二關之軍赴鴈門人民恃  
此以不恐旣而虜亦引去 九月 寧夏總兵都督  
張太破虜於東壩 冬十月 上御西苑閱將臣騎  
射令三營管操侯伯都督以下皆騎射以三矢爲率  
上親按籍記中矢多寡賜鈔有差旣而試御馬監勇  
士亦如之有畏避不趨事者罪黜之自是將士咸加

警畏知所奮勵

命右僉都御史韓雍巡撫大同雍

在都察院時錦衣指揮劉敬因石亨連坐有謂敬曾  
邀亨至直房同飯欲坐朋黨雍曰律之本意謂交結  
朋黨紊亂朝政者今敬與亨交而非亂政况亨得志  
時誰不蠅聚其門若以一飯即坐此罪則曾赴宴會  
者何以罪之衆以爲然敬得輕坐 十一月 閏十

一月 禮部右侍郎掌欽天監事湯序下獄降爲太

常少卿仍掌監事時望後見月食欽天監失於推筭  
不行救護 上召李賢曰月食人所共見欽天監乃  
失於推筭如此因言湯聚掌監事凡有災異必隱蔽

不言或見天文有變必曲爲解說甚至書中所載不祥字語多自改削而進惟遇天文喜事却詳書以進且朝廷正欲知災異以見上天垂戒庶知脩省而序乃隱蔽如此豈爲臣盡忠之道賢曰自古聖帝明王皆畏天變實同聖意序若如此罪可誅也於是下序獄降職 召巡撫南直隸右副都御史崔恭爲吏部右侍郎恭廣宗人剛廉有爲嘗知萊州府值歲旱蝗恭親督捕發郡縣倉勸富民粟賑之民賴以全活在萊六年屢辨冤獄遷湖廣右布政威惠大行巡撫蘇松時有清軍御史郭觀持法過刻崑山縣有一人涉

誣連逮充軍者至二十四人欲訴寃於恭或謂巡撫  
與御史各領勅行事訴之無益或謂在京刑部都察  
院獄情必大理寺評允無礙方敢決斷御史在外行  
事刑獄苟有寃抑伸理平反非巡撫而誰於是往訴  
於恭果爲平反二十四人皆復爲民先是有提學歐  
御史校士不公被黜者相率訴于前巡撫李秉不爲  
理恭繼至諸生復往訴恭一一親試之移文提學覆  
試仍送入學不數年有中鄉試者有登進士者南畿  
巡撫自周忱之後恭爲特著云 十二月 以王恕  
爲江西右布政使



巳辛

五年春正月

廖莊爲南京禮部右侍郎

二月

錦衣衛指揮緝江西弋陽王敗倫事涉虛

上召李

賢曰宗室中豈願有此醜事彼初咸以爲實今却謂

無以此觀之其餘所緝枉人多矣賢曰誠如聖論上

因言法司明知其枉畏避此輩不敢辯理賢曰乞自

今詔諭法司但有枉者悉與之辯不許畏勢避嫌上

曰然遂召法司戒飭之賢曰清平之世若刑獄枉人

實傷和氣陛下明見如此斯民幸甚 三月 夏四

月 以程信爲刑部侍郎 南雄知府劉實卒實字

嘉秀安福人宣德五年進士改庶吉士未嘗投足權

門自陳才薄親老乞教職不允授金華府同知廉操  
直節不與流輩伍擢順天治中景泰中召脩元史筆  
削任心無所屈遜陞南雄知府南雄當嶺南孔道商  
稅鉅萬實止稅十之一餘斥以寬商賈僅足公賦不  
私一錢中貴使嶺外至南雄意得重賄不遂實入見  
輒加呵辱郡人擁實竟出中貴去至韶聞實節操懼  
將不免急馳奏實抗毀使勅大不敬詔逮實至京下  
獄獄中上書言臣歷官三十年未嘗以家累自隨餐  
粗衣敝唯圖爲國養民不忍勞費以是觸忤天使無  
所逃罪 上亦漸聞實名不窮治不數日竟卒獄中

實喜著書中夜有得如獲至寶燃燈起書平生清苦  
君子謂其與古范丹李及無異云 上謂李賢曰今  
府庫錢糧所入者少所出者多且軍官俸一季關銀  
十四萬餘兩柰何賢對曰自古國家惟畏冗食今一  
衛官有二千餘員者在京軍官老弱殘疾者宜令兵  
部漸調出外却以軍補其缺以省冗費 上曰此時  
恐難行賢曰宜安靜行之如無事然使其不覺可也  
上領之賢又言軍官有增無減且天地間萬物有長  
必有消如人只生不死無處安着矣自古有軍功者  
雖金書鐵券誓以永存而子孫犯法即除其國豈有

累犯罪惡而不革其爵者今若因循久遠天下官多  
供俸應役民必困窮而邦本虧矣不可不深慮也上  
曰此事誠可慮當徐爲之 大明一統志成凡九十  
卷 五月 江南北大水 六月 虜酋孛來寇河  
西甘涼莊浪等處總兵仇廉敗績虜益猖獗關中震  
恐乞大軍勦殺遣懷寧伯孫鏗帥師禦之以兵部尚  
書馬昂總督軍務 秋七月 太監曹吉祥及其姪  
曹欽作亂吉祥在正泰間屢領兵出征麾下多達官  
結以恩惠收爲腹心天順初呼召此輩迎駕俱陞峻  
秩石亨事發冒功者俱革去此輩仍爲吉祥所庇如



故吉祥初以迎駕爲功一家弟姪俱得大官又賣官  
鬻獄瀆貨無厭 上初不得已而從之後不能堪稍  
踈抑之吉祥輒懷異志令其姪昭武伯欽糾集所恩  
之人謀爲不軌會馬昂孫鏗統兵往甘涼殺賊期七  
月二日早辭朝欽與吉祥約就乘是日殺馬昂孫鏗  
因擁兵入宮爲亂吉祥居禁中爲內應幸而都指揮  
完者透亮風聞異謀時漏下二鼓詣長安門通孫鏗  
等潛報於內直先執吉祥將禁門嚴閉欽兄弟與諸  
同惡者不知其謀已洩乃詣錦衣衛指揮逯杲宅前  
遇杲方出斬其首碎其尸蓋杲亦吉祥所恩之人朝

廷委任行事嘗緝欽過惡欽所最恨者故先殺之然後分布諸惡於各禁門待開擁入欽兄弟四五人俱在東長安門李賢四更時到朝房聞捨馬驚亂以爲出征之軍及入房聞呼錦衣衛指揮焦壽郭英等拿住俄又呼尋李學士賢方恐未省何事即出至門見披甲持刀者數人中一人砍賢一刀又擊背一下適曹欽至見賢不忍殺執賢手曰無恐叱持刀者退謂賢曰我父子兄弟盡忠迎駕復位今被逮杲潛毀反欲相害提杲頭示賢曰誠爲此人激變不得已也賢曰此人生事害人誰不怨恨旣除此害即可請命欽

曰就與我寫本進入即令人挾賢至吏部朝房尚書  
王翺處就紙筆寫成賢拉翺同行於門縫投進欽見  
門不開乃舉火焚燒復欲殺賢令持刀者同賢尋尚  
書馬昂幸翺等解之及天明欽上馬呼衆馳往東安  
門又令披甲持刀者一人馳馬尋賢翺等復解之忽  
孫繼宗孫鏗領官軍襲而圍之賢乃得脫時恭順侯  
吳瑾左都御史寇深各率軍逆擊俱被殺死至晚大  
雨官軍圍欽等於其家盡誅之賢被傷在吏部慮脅  
從者不寧即上疏請急宣旨脅從者罔治以安反側  
之心是晚 上出御午門朝百官下吉祥等于獄皆

伏誅籍欽等家以賞將士餘黨並流嶺南追封吳瑾  
梁國公謚忠莊贈寇深少保謚莊愍孫繼宗加太保  
孫鏜進封懷寧侯馬昂王翽李賢並加太子少保進  
完者禿亮爲都督餘將士陞賞有差 京師有賀三  
老者曹欽妻父也先是見欽聲勢日盛絕不與往來  
欽嘗欲爲求一官力辭不可及欽敗凡姻親誅竄殆  
盡三老獲免 八月 起前都御史王竑叅贊甘涼  
軍務時西師未解而京師有變大軍未可輕出李賢  
請起用竑俾與兵部侍郎白圭分道督兵禦虜竑等  
至邊虜引退 以大理寺卿李賓爲右都御史時寇



深被害舉代深者李賢首薦南京刑書蕭維禎 上

曰此人曾在吉祥處通情吉祥嘗力薦之非端士也

乃用賓 以擒逆賊詔示天下布寬恤開言路時李

賢上言曹賊就擒此非小變宜詔天下一切不急之

務悉皆停罷與民休息又言自古治朝未有不開言

路者或設敢諫之鼓誹謗之木以導之或舉旌獎賞

勞陞用之典以勸之猶慮其訥默自保或設不言之

刑以懼之聖帝明王其惓惓求言若此者惟恐不得

聞其失也惟姦邪之臣惡其攻已必欲塞之以肆其

非由是覆宗絕嗣陷于大僂而不悟矣 上曰此吉

祥石亨張軌楊善輩實爲之今宜列之於詔咸使聞知先是御史張鵬楊瑄以言獲譴權姦遂肆行無忌相繼反逆故賢以爲言乃降此詔言路始開 賜馬昂玉帶及繡金麒麟服昂初附曹吉祥嘗薦曹欽得管大營禁兵至是以誅欽有功因得掩其薦欽之罪自是寵待特厚賜賚無虛日時謂昂有福相雖附吉祥而獲免云 擢吏部郎中萬祺爲太常寺卿祺江西南昌人少遇異人相之曰有仙骨否亦極貴因留一書與之乃祿命法也於是研精以卜公卿貴人多奇中景泰間以吏胥辦事吏部衆奇其術授鴻臚序

班進主簿及召見有言輒驗賜以白金綵幣既而景  
泰不豫有議召襄藩者石亨以問祺祺曰皇帝在宮  
奚事他求刻期復辟與全寅筮占及徐有貞迎駕觀  
象合 上旣復位召見文華殿即日擢驗封主事累  
進員外郎郎中曹欽反執王翱李賢時祺在旁欽問  
之對曰公勿負國家宜以死上謝則自求多福又徐  
謂曰尊翁碑文非李公筆耶公當勿忘欽俛首其兄  
鐸曰萬君言是也王李二人獲免事平上聞而壯之  
召祺賜宴勞陞太常卿 上與李賢論人才及工部  
尚書趙榮賢曰此人可取如曹賊反時文職皆畏縮

逃避况兵非已任誰肯當先惟榮獨披甲躍馬呼於  
市曰好漢皆來從我曹家是亂臣賊子當共勦殺我  
輩是忠臣義士不可退避於是從者數十百人能於  
陣前鼓舞獎勵士卒滅賊成功如此存心行事人豈  
能及 上曰是忠臣也 初正統末也先奉乘輿入  
寇京師時虜情叵測人心洶洶趙榮時爲中書舍人  
獨請往迎學士高穀壯其志解所束金帶贈之至是  
又滅曹賊二事忠義凜然一時鮮儷 放岳正原籍  
爲民先正旣謫戍上每語及輒曰岳正到好只是大  
膽至是曹石敗上思正言乃放還爲民正嘗隱括上



語題其畫像誓將之死而靡憾也 甘肅總兵宣城

伯衛頴破西番兵于涼州都督毛忠爲虜所圍頴提

兵往救全師而還 九月朔日食 冬十月 虜酋

阿羅出渡河入套寇延綏河套周迴三面阻黃河土

肥饒可耕桑切近陝西榆林堡東至山西偏頭關西

至寧夏鎮東西幾二千里南至邊墻北至黃河遠者

八九百里近者二三百里即周之朔方秦之所取匈

奴河南地漢之定襄郡赫連勃勃趙元昊之所據以

爲國者也唐三受降城在河套北黃河之外元東勝

州在受降城之東國初虜遁河外居漠北延綏無事

正統以後浸失其險虜始渡河犯邊鎮守都督王積始築榆林城創緣邊一帶營堡墩臺累增至二十四所歲調延安綏德慶陽三衛官軍分戍而河南陝西客兵助之列營積糧以遏寇路景泰初虜犯延慶不敢深入天順初阿羅出掠我邊人以爲嚮導因知河套所在不時出沒遂爲邊境剥膚之害矣 十一月

上召李賢至文華殿因說吉祥事曰此輩放縱旣見吉祥敗稍收斂近又放縱朕每戒之曰汝等不可如此卽如吉祥非無功勞一旦犯法誅殛無遺且朕在南城時汝輩如何今日得志却又忘了朕今復位

五年矣未嘗一日忘在南城時此等言語當時告戒卿豈知之又曰朕一日之間五鼓初起拜天畢即拜八廟出則視朝退朝母后畢復親政務司禮監奏䟽一一自看既罷進膳飲食隨分未嘗揀擇去取衣服亦俱從便雖着布衣人不以為非天子也鐘鼓司承應惟時節奉母后方用無事亦不觀聽賢曰如此節儉益見盛德若朝廷節儉天下百姓自然富庶上曰雖然卿當勉輔朕躬 令天下生員年四十以上者考選送國子監肄業先是宣德中令生員年四十五以上者考選送監以後間一行之 十二月 征夷

將軍都督顏彪都御史葉盛討平兩廣諸蠻

六年春正月 虜酋共立脫思爲可汗 二月 復

設提學憲臣以黃潤玉爲廣西提學僉事時以學政  
衰弛命廷臣舉有學行者督之楊士奇以潤玉薦遂  
命之 三月 陝西管糧通政司叅議尹旻奏賊退  
河開軍馬衆多人民供輸困極請乞罷兵議者懼有  
後警難之李賢上言兵出在外可暫不可久暫則爲  
壯久則爲老且達賊在邊安能保其不來侵犯若慮  
其復來不可退兵更無休息之時今陝西人民困極  
若不趨河開之時暫退軍馬寬其供給人民愈加逃



竄糧草既缺大軍亦難駐劄况今年不得耕種明年愈乏糧草寧可暫去暫來不可久留在彼庶使民得乘閑耕種日後或再用兵不致悞事此時莫若令彼處官軍且耕且守調去軍馬俱令回還只留文武官各一員提督彼處城堡軍馬庶爲允當上命廷議從之 調鎮江知府林鶚知蘇州時蘇學廟像歲久多剥落者或欲因其舊而加以脩飾鶚曰塑像非古我太祖於太學易以木主百年夷俗乃革彼未壞者猶當毀之幸遇其壞易以木主有何不可或以毀聖賢像爲疑鶚曰此土泥耳豈聖賢耶孔子生於佛教未

入中國之前烏識所謂泥像哉於是併易從祀諸賢  
皆爲木主 夏四月朔奉天門奏事畢上起召禮部  
尚書石琚琚疾出班趨走欲上右階鴻臚寺官呼止  
方轉回御道跪承旨授勅選妃朝罷上召李賢謂曰  
石琚動止失措如此如何爲禮部尚書賢曰宜令其  
自退因薦戶部侍郎張睿代之賢即報琚䟽乞致仕  
上見琚䟽不忍其去曰琚爲人篤實豈可因此小失  
而退命太監牛玉吏書王翱與賢議留之陞張睿爲  
戶部尚書仍管糧儲命下士論重琚而疑賢賢曰若  
非先報琚求退上意未可測也 五月 六月 國

子祭酒劉益下錦衣獄 秋七月 八月 內閣學

士呂原以憂制去位 九月 皇太后孫氏崩尊謚

曰孝恭章皇后 少傅吏部尚書致仕王直卒年八

十四贈太保謚文端直致仕後嘗言西楊不欲與予

同事內閣出予理部事當是時不能無憾於西楊若

使在內閣丁丑正月當坐首禍能免遼陽之行乎說

者謂直在翰林侍從三十餘年爲冢宰十六年躋三

孤登一品八十而後致仕而猶致恨若此此其所以

屈節於王振而致中書舍人何觀有阿附之劾委靡

於景泰之易儲而徒頓足於私室也 以項忠爲右

副都御史巡撫陝西先是忠爲陝西按察使適陝饑  
忠不待奏報輒發倉賑之民感其惠聞繼母喪軍民  
詣闕乞留詔奪服返任至是徵爲大理卿陝人復赴  
闕借留乃有是命 冬十月 十一月 呂原卒贈  
禮部左侍郎謚文懿原與李賢同在內閣賢通達應  
酬原守正持重故爵位所至不同亦可爲時事一慨  
云 毛里孩阿羅出孛羅出入居河套 十二月





憲章錄卷第三十

天順七年癸未至  
成化元年乙酉

七年春正月 二月 以詹事陳文爲禮部右侍郎  
兼翰林學士入直文淵閣預機務 會試場屋災舉  
子被傷者數十人 以姚夔爲禮部尚書尹旻爲吏  
部右侍郎 以孔公恂司馬恂爲少詹事 是月晦  
夜空中有聲李賢上疏曰傳言無形有聲謂之鼓妖  
上不恤民則有此異惟陛下憫念元元凡一切不便  
於民者悉皆停罷則災變可弭 上覽之命賢具寬  
恤事宜以進上皆從之 三月 夏四月 五月巳

丑朔日食 六月 秋七月 追謚宣德廢后靜慈

先師胡氏爲恭讓章皇后宣宗晚年追悔廢后事曰  
此朕少年事欲復后位號不果至是孝恭皇太后旣  
崩錢皇后爲 上言胡后賢而無罪廢爲仙姑其死  
也人畏太后殮葬皆不如禮勸上復其后號上命李

賢舉行之 閏七月 八月 禮部奏補會試命太

常少卿兼學士彭時侍讀學士錢溥爲考試官時中  
式舉人二百五十人 致仕少傅禮部尚書胡濙卒

年八十九贈太保謚忠安濙居官敬慎立朝幾六十

年爲尚書三十餘年恩榮始終世莫與比但過於畏

縮是故罔恤建文之難俛首王振之專至宣德易后  
景泰易儲淡職司宗伯無所匡弼未免保身之意重  
云 錦衣衛指揮僉事袁彬下獄尋釋之調南京錦  
衣衛時都指揮門達有寵總督官校緝事兼鎮撫問  
刑權傾中外橫恣羅織人莫敢言惡袁彬質直不阿  
自計得以進言于御前者惟李賢與彬二人而已謀  
排去之乃使邏卒捃摭彬陰私數十事上之上欲法  
行不以彬沮諭之曰從汝拿問只要一箇活袁彬還  
我彬旣下獄達拷掠欲置彬死罪有彩漆軍匠楊暄  
者憤然不平上疏言昔者駕留虜庭獨彬以一校尉



保護聖躬備嘗艱苦今卒然付獄乞御前審錄則死無憾并條陳達不法二十餘事擊登聞鼓以進 上令達逮問達逼暄令供李賢主使暄懼拷死于獄乃陽諾曰此實李閣老教我爲之但我言於此無人證見不若請會多官廷鞫我對衆言之彼無得辭達信之遂以聞命中官會法司官訊于午門暄大言曰死則我死耳何敢妄指李閣老鬼神昭鑒此實門指揮教我扳指也達失色計沮彬遂得從輕調南京暄亦得免 按黃瑜曰石亨欲陷徐有貞得馬士權不屈而免門達欲陷李賢以楊暄不屈而免世曷嘗無義

士哉主使之套今猶襲用之豈成憲然哉賢之不爲  
有貞特天幸爾吾於二義士有感 巡撫大同僉都  
御史韓雍還京擢爲兵部右侍郎 以山東按察使  
王越爲右副都御史巡撫大同時吏部舉大同巡撫  
上諭李賢曰湏得似韓雍者方稱賢以越對及越至  
陛見上曰王越丰姿是武臣之英邁者遂用之 九  
月 兩廣盜起太寧侯陳經都督歐信都御史葉盛  
討平之 冬十月 濬涇陽鄭白故渠 十一月

十二月 以王槩爲大理卿 馬文升爲福建按察  
使 燕耆民茹文中卒年一百十歲文中無錫人永

樂初隨其父徙燕性坦易志慷慨解書史而遠勢利其壽固有所自蓋亦國之瑞云 按崔銑曰年之貴于天下也尚矣有堅實之氣其體斯壯固而不羸有精明之心其氣斯凝定而不搖彼顏夭而跖壽者殆各值其變也

甲申

八年春正月 上不豫旣而大漸諭處後事命太監牛玉執筆書之一曰東宮即位百日成昏二曰定后妃名分三曰命勿以嬪御殉葬四曰殯歛器服從舊書畢命玉持付閣臣潤色玉至閣李賢與陳文彭時驚愴捧誦歎曰所言闢大體非上英明不能及此而

止殉一事尤高出古今真盛德事也十七日庚午上崩 乙亥皇太子即皇帝位尊聖母皇后錢氏爲慈懿皇太后生母貴妃周氏爲皇太后先是大行旣崩上在東宮即命太監劉永成夏時傳恭會昌侯孫繼宗懷寧侯孫鏗尚書王勣年富馬昂閣學李賢陳文彭時議處置軍國重事遵累朝例也 上即位之日命議上兩宮徽號夏時倡言錢皇后久病今只尊所生母周貴妃爲太后李賢曰天子新即位四海顛望宜遵遺詔庶幾順天理服人心景泰初事例不可法彭時曰此言是也朝廷所以服天下只要正綱常



今若只尊所生恐損聖德夏時曰待請命少頃出傳  
仁壽宮旨曰子爲皇帝母當爲太后豈有無子而稱  
太后者宣德自有例彭時曰今日事與宣德年間不  
同胡后曾上表讓位退居別宮故正統初不加尊號  
今日名分固在豈得不加正宮尊號若阿諛順從是  
萬世罪人也所以不敢不極言者爲欲全  皇上聖  
德非有他意若推大孝之心則兩宮同尊爲宜衆皆  
然之夏時再入請命良久出曰得上再三勸諭已蒙  
俞允矣將草詔李賢彭時復議曰同尊固好然正宮  
湏例加二字不然無分別乃於錢太后加慈懿之稱

而貴妃止稱皇太后翌日頒詔天下是日同議者懼  
忤內旨有後患皆隱默不言惟李賢開端而彭時極  
力繼其後賴上孝事兩宮如一故能委曲勸諭仁壽  
宮以成大禮 下侍讀學士錢溥獄謫廣東順德知  
縣出兵部侍郎韓雍爲浙江叅政溥松江華亭人正  
統時進士浮躁嗜進時太監王振訪可教內侍書者  
或薦溥試薈薇露詩大加稱賞特授檢討累遷侍讀  
學士溥所教內侍後多用事溥之居與陳文隣內侍  
每來謁溥必邀文共飲及英廟大漸太監王倫者嘗  
受業尋伴讀東宮至是來謁溥文意必召已竟不召

乃使人密伺之倫言上不豫東宮納妃如何溥言當以遺詔行事已而內閣草遺詔李賢當秉筆文起奪其筆曰無庸已有草之者矣遂言溥倫定計將退賢以溥代之退兵部尚書馬昂以韓雍代之賢怒以聞乃下溥獄謫外韓雍亦貶 二月 上大行皇帝尊謚曰法天立道仁明誠敬昭文憲武至德廣孝睿皇帝廟號英宗塋裕陵 錦衣衛都指揮門達下獄謫戍南丹衛召袁彬復舊職先是達掌詔獄任情張威大興羅織遣官校徧行郡縣緝訪事情有犯者即遣官屬拘逮所至狼籍天下騷然至是言官劾達欺罔

故殺諸大罪數十謫戍煙瘴達卒死謫所 三月

復前脩撰岳正御史楊瑄張鵬等官 加李賢少保

兼華蓋殿大學士陳文進吏部左侍郎彭時吏部右

侍郎仍兼翰林學士 上以在疚傳策廷試癸未秋

禮部補試中式舉人賜彭教等進士二百四十七人

內劉大夏張敷華戴珊樊瑩謝鐸李東陽倪岳後皆

顯著 甘肅總兵官宣城侯衛涇巡撫僉都御史吳

琛率師討西番破之先是西寧番酋把沙作亂命涇

等討之涇與琛將中軍督甘涼蘭鞏山丹莊浪等衛

所官軍三萬五千人分五路以進追至駱駝山俘斬



共千七百餘人獲牛馬羊二萬有奇 翰林編脩張

元禎上疏勸行三年喪不報元禎引疾乞歸時禮部

奉遺詔百日外請行大昏禮南京吏部侍郎章綸上

言先王制禮三年之喪達乎天子陛下臨御之初當

以孝治天下以道率臣民今山陵尚新元朔未改諒

陰之中遽講昏禮臣竊以爲不可伏望降勅待來春

行之亦不報 夏四月 五月五日大風雹飄瓦拔

木壞郊壇 戶部尚書年富卒謚恭定富鳳陽懷遠

人爲人剛正言不輕發廉靜寡慾遇事敢爲臨利害

不少變氣節才識爲時推重云 時內臣用事勢甚

張在朝無敢公言者南京給事中王淵王徽率同官  
上言五事一曰覽史書二曰開言路三曰重大臣四  
曰選良將五曰保全內臣如王振曹吉祥事敗雖欲  
全之不可得也近有無耻大臣結交內臣或行叩頭  
之禮或有翁父之稱因而鬻獄賣官擅作威福今後  
內臣不許管軍管匠置立田宅其家人義子悉究其  
來歷發回原籍當差仍嚴交結之禁凡大小政事悉  
斷自宸衷惟與館閣大臣計議則天下覩清明之政  
而宦豎亦享悠久之福矣保全之道豈有加於此哉  
上嘉納之 按成周之制以冢宰統闈寺西漢之制

以丞相監宮中宋人循周漢之遺亦以宦官制屬於宰相樞密故內侍任守忠有罪韓魏公得以檄召而議貶近習梁彥俊言利僕射葉顥得以逮至政事堂而叱責之他可知矣三代而下制置閹宦之法莫良於宋故終宋之世宦官鮮專政亂國之禍視漢唐大不侔矣 改兵部尚書馬昂爲戶部尚書時言者交章論昂不職乃改戶部以王竑爲兵部尚書 復定襄伯郭登爵鎮守甘肅尋召還提督團營登事母孝有文武才所上章疏皆自爲之 六月 禮部左侍

郎兼翰林學士致仕薛瑄卒贈禮部尚書謚文清瑄

字德温山西河津人爲學貴實踐不立門戶不尚辭說教人以復性爲本國朝稱理學之儒唯瑄無間言

秋七月 立皇后吳氏 八月 御經筵賜講官

學士柯潛等白金文綺寶鈔 脩英宗睿皇帝實錄

孫鏜奉朝請 九月 廢皇后吳氏下詔言先帝

臨御之日爲朕簡求賢淑已定王氏育于別宮以待期不意內臣牛玉偏徇已私朦朧奏請將已退吳氏冊立位不稱德不得已請命母后廢黜吳氏明正牛王之罪免死謫居南京 逮南京六科給事中王徽王淵等下獄時徽淵等以牛玉罪重罰輕上疏請明



刑罰以正朝綱監往事以防後患數王大罪四乞寘諸法因斥內閣執政李賢阿附權豎籠絡士夫中藏奸計外務掩飾奏入逮下獄科道交章論救命俱謫遠方判官徽普安州淵茂州 冬十月 立皇后王

氏 調僉都御史葉盛巡撫宣府時盛以右僉都御史巡撫兩廣議事至京給事中張寧等合議舉盛堪入內閣盛在廣東時或讒於李賢曰盛自負能文嘗公文不善賢啗之至是沮其進轉盛左僉都御史巡撫宣府盛至鎮脩復官牛官田之法墾田益廣積糧益多以其餘易補戰馬千八百餘匹其屯堡廢缺者

力脩築之不數月完七百餘所 革太平侯張瑾興  
濟伯楊宗等爵時有內直將軍愬天順初因入直迎  
駕而陞非冒功者今一切褫職非法意 上念其久  
于役特復之自是以迎駕奪門陞者紛紛入訴命兵  
部按其以迎駕奪門陞者自太平侯而下俱奪爵於  
是冒功者盡革而紛紛入訴者始息矣 今正統十  
四年守城者被虜走回遇駕拿馬者及出使瓦刺者  
天順初迎駕者擒獲妖言者凡有陞職俱革不襲  
以順義縣安樂里板橋村原抄沒太監吉祥地撥爲  
宮中莊田皇莊之立始此 時有建言請以天縱二

字加號孔子給事中張寧言孔子道大德尊所貴明  
其理以行其道被之天下傳之後世不在封號求勝  
于一名一字可得而輕重也議遂寢 擢真定府東  
鹿縣知縣盛顥爲邵武府知府顥常州無錫人初爲  
御史以論石亨謫知東鹿邑之豪右聞其來相戒曰  
是嘗劾石總兵者其人不可犯也顥至變搏擊爲撫  
循吏畏而民安之未幾丁內艱去民留之不可俟其  
服闋相率詣闕奏乞顥再任從之顥至不復用刑法  
有爭訟者諭之以理輒叩頭聽受不復辯隣邑訟久  
不決者上官委顥折以片言各心服而去時人有清

如冰明如鏡之謠邑介直保二府間四境之民雖非  
所治亦聞風趨赴市易郊外有荒落地遂聚以成市  
人皆目爲清官店至是陞知邵武後歷陞左副都御  
史十一月以高明爲南京僉都御史十二月  
平羌將軍定西侯蔣琬鎮守甘肅

西乙

憲宗純皇帝成化元年春正月己酉朔夜有流星光  
燭地自左攝提東南行至天市西垣 詔釋戍邊陳

循江淵俞士悅等各回原籍王文子宗彝于謙子冕  
謙婿朱驥並放回籍 召王竑爲兵部尚書李秉爲  
左都御史 命都督同知趙輔爲總兵官右都督和



勇爲遊擊浙江叅政韓雍陞左僉都御史贊理軍務  
征兩廣蠻賊勅雍有無若葉盛殺降之語盖出自李  
賢也 國子助教李伸上言五事一曰明從祀之典  
孔子廟庭顏淵曾參孔伋配享堂上顏路曾點孔鯉  
列之廡下先儒熊禾及國初學士宋濂皆嘗言之臣  
謂顏路曾點孔鯉宜配啓聖公廟其諸從祀如公伯  
寮荀況馬融杜預王弼理宜黜之元儒若劉因許謙  
宜入從祀二曰嚴學校之職今天下教官類多匪才  
以致提學憲臣往往折辱殊非右文之意宜勅提學  
官凡教官之不類者起送別用其賢者禮貌之以示

敬學之意三曰擇承襲之胤今之武臣子孫憑藉世  
祿鮮克由禮宜勅兵部武臣子孫應襲者倘非其人  
奏聞革退別選其兄弟之良者襲職四曰廢大臣之  
子大臣非有過犯子孫應錄用者當先入國子監讀  
書習禮考其知所嚮往然後如例廕補五曰益小吏  
之俸常人之情必衣食足斯廉耻興今有司俱無全  
俸類多折鈔衣食不足未免苟取於民宜勅賜在內  
七品以下文職官員全俸在外七品以上半俸 上  
命議行 命戶部右侍郎薛遠整飭兩廣軍餉 上  
以征南軍士兩京及江西湖廣共調萬人需費浩穰

非郎中可理持以命遠 刑部主事馮俊上言生長

廣西深識夷情蓋廣西境內猺獞多居民少洪武間  
設立田州泗城等府州選用土官世相統攝遇警悉  
聽調用使之懷德畏威其餘種類令流官兼管是以  
反側靡常近年益甚今總兵趙輔等奉命往征賊平  
之後恐有遺孽遠遁宜遣官招撫或委附近土官管  
束或別立司府推選其類爲衆所信服者授以世襲  
長官俾從俗以治之事下兵部議令趙輔韓雍等平  
賊之後斟酌舉行 李賢等言翰林編脩丘濬廣東  
人深知兩廣賊情近見朝廷命將出師致勤宸慮因

條陳用兵事宜於臣謹錄上進是亦平賊之一助也  
上命所司錄示總兵巡撫等官俾見之施行 兵部  
尚書王竑言京營官軍因見總兵趙勝奏帶指揮鄒  
勝等多私投勢要謀爲旗牌意圖妄報功次希求陞  
賞及乘機生事貪索害人即今兩廣寇攘不支若令  
此輩再擾恐致意外之虞乞移文趙輔等凡軍前應  
用止許在從征官軍內選舉從之 福建汀州府奏  
前推官王得仁當鄧茂七作亂時奮力殺賊卒於行  
陣請立祠宇以昭報祀禮部謂宜如廣東楊信民故  
事俾有司立祠致祭從之 二月 皇太后誕日建



設齋醮禮書姚夔會大臣歛香相率詣寺觀祈福給  
事中張寧上言 皇上慰悅聖慈無所不用其極人  
臣但當和衷敬德仰贊聖孝以綏懿祉不當崇奉釋  
老導上醮祭以壞風教不報 寧夏總兵張泰言臣  
嘗奏准創造兵車以爲戰守之具此寔禦虜良法兵  
部覆奏謂泰久在寧夏虜屢犯邊未聞泰以此破敵  
宜令巡守等官會議 禮部言迤比虜酋奏欲朝廷  
遣使舊無此例宜令通事申諭來使還語其酋曰我  
中國凡事法祖今爾欲中國遣使往來洪武年間舊  
無事例正統中嘗一遣之反失和好 英宗皇帝深

自悔悟遂不復遣朕遵祖宗之意不敢有違爾每差人朝貢朝廷如例優賞不得別有希冀弗提衛都督察阿奴奏欲進海東青上曰此等野禽能令人蕩心於畋獵有司其即却之勅諭迤北使臣孛來曰我祖宗以來四方朝貢使臣管待賞賜俱有定例不可增減朶顏等三衛曩時無所依倚我祖宗特加憐憫設立衛分授以官職俾近邊住牧每年朝貢俱從東路喜峯口進入今都督朶羅干等不遵舊例却差人與爾等同來希圖混賞悉照舊例分別庶見朝廷厚待爾處特諭爾知之御史趙啟言張鵬楊瑄

等在天順元年爲石亨構陷者俱蒙恩例復職郎中  
吳節等爲人所累御史葉淇等犯進言之失乞通查  
復職又言于謙等爲石亨等誣陷榜示天下其後亨  
等不一二年亦皆敗露陳循俞士悅等前後恩宥無  
俟臣言獨正統十四年虜犯京城賴于謙保固其功  
不小餘亦可憫伏乞收回前榜死者贈官存者復職  
上曰朕亦稔聞謙寃所司其悉如御史言行之 兵  
部言延綏總兵官張傑上安邊方畧七事其一謂延  
綏慶陽等境廣袤千里甚宜耕牧但湏增立營堡以  
時啓閉且所轄東西二十五營堡每堡兵不過一二

百人難以應敵府谷縣境極於東偏西距諸營八百餘里猝難應援可選諸營精兵九千分爲六哨屯府谷神木二縣龍州榆林二城高家安邊二堡無事則巡歷邊境遇警則彼此應合又延安地臨極邊鄜州定邊慶陽俱在腹裏遇警猝難馳報况虜入寇必經邊堡過延安膚施甘泉等縣方到鄜州慶陽其鄜慶所屯防秋軍士二千乞分布沿邊要害以備調用見今邊軍追補虧損官馬無力陪償類多逃竄致戰守缺人乞令所司停免買陪庶不使軍馬兩失餘六事亦多行陣攻守之策宜擇其可者移文總兵巡撫等



官舉行從之

按嘗巡歷延綏慶陽諸處張傑之言

迄今未盡舉行督撫諸臣率皆推託而邊方有司又多無賴淹延度日者惟恃國家慶澤之宏遠也 上

祭先農之神遂躬耕籍田

翰林脩撰陳鑑居憂召

脩實錄固請終制許之

三月

加吏部尚書王翺

太子太保進陳文禮部尚書

以河南布政王恕爲

右副都御史撫治南陽荆襄三府流民

上視太學

釋奠先師孔子祭酒司馬恂率學官諸生表謝賜祭

酒等官及孔顏孟三氏子孫襲衣及諸生寶鈔

以

旱災免陝西延安等處稅糧八萬七千一百石有奇

陞左春坊左庶子兼翰林侍講王慎爲南京翰林  
學士 夏四月 甲申河南鈞州地震有聲至二十  
三日方止 以都給事中張寧爲汀州知府脩撰岳  
正爲興化知府先是南科給事中王徽等劾李賢不  
職俱遠謫寧會六科申掾忤賢復有忌岳正者僞爲  
正劾賢䟽草賢亦嚙之會兵書王竑薦寧堪任僉都  
御史正堪任兵部侍郎賢乃假歷練之說票旨各陞  
知府士論不平 周洪謨陳四川勦賊方畧六條一  
曰阻絕路徑二曰先勦賊黨三曰固守重地四曰廣  
募土兵五曰多用利器六曰密行反間兵部允其議

上命移文四川總兵官吳琮督理軍務都御史吳琛  
採用之 荆襄流民劉千斤反初北方流民聚襄鄧

山中凡數十萬有錦衣千戶楊英者奉使河南策其  
必反上䟽言流逋之衆宜選良吏賑恤其饑漸圖所  
以散遣之辭甚諄切不報至是追頌英之先見者比  
于茂陵徐福云 五月戊申脩比干廟命有司春秋  
致祭 復倪謙爲翰林學士閑住謙上言天順三年  
奉命充順天考試官都御史寇深陰結錦衣指揮逯  
杲攜據臣罪除名戍邊今幸遇登極恩釋爲民乞置  
對以雪冤枉 上以事在赦前不問復職閑住 六

月 兵部尚書王竑以病乞免 上不允命醫療之

秋七月 御史李志剛言近日四川兩廣盜賊縱

橫所經兵民之家需酒食亂婦女驅人負擔或少留  
所掠貨與之其恐貽累辭弗受者多被殺戮迨賊旣  
去有司追捕者得所留與物輒爲通盜分贓拷訊誣  
伏撫按但據成案被誣者懲拷訊之酷甘心速死受  
誣含冤終莫能辯彼真爲盜者聞之曰其人且爾吾  
屬可知是以不肯革心聽撫乞勅各處撫按分巡等  
官躬詣盜所廉察情實此等冤獄咸與伸理庶幾良  
善獲安盜賊向化章下都察院覆奏從之 贈廣東



按察司副使毛吉等官先是兩廣流賊數萬劫掠郡縣吉與知縣王麒驛丞秦瑄隨軍殺賊奮不顧身皆死之事聞皆贈官賜誥以褒其忠吉浙江餘姚人死時年四十四初吉出軍時給以官銀千兩充軍餉委官余文司之已費用十之三矣文憫吉死無以歸以所餘銀密授其僕俾爲喪具是夜僕之婦忽出中堂據正席坐舉止如吉狀顧左右曰請夏憲長來舉家驚惶走告近居沈經歷者沈報僉憲胡榮亟來視之瞪目視胡曰非也頃之夏至乃起揖而言曰吉受國恩不幸死于賊固無餘憾但余文所遺官銀已付我

家雖官府無所稽考我負汗辱於地下矣願亟以還  
官毋汙我言畢忽仆地少頃婦甦大理卿王槃言  
天下軍民詞訟自下而上違者罪之近來軍民徑赴  
京陳奏者法司多從寬貸遂至訟繁民擾臣請今後  
違例越奏者遞送押解原籍官司重究庶幾姦弊可  
革而訟事可簡也從之命撫治南陽荆襄右副都

御史王恕賑濟饑民及勘災傷處所奏報定議以寬  
糧稅勅南北直隸浙江河南巡撫巡按官賑濟饑  
民王竑懇乞休致不許先是竑以疾辭命醫日往  
視之至是復請上慰留之八月命工部侍郎

沈義僉都御史吳琛巡視民瘼 廣東按察使夏垣

言兩廣地方連年用兵未見成功猥犇逼脅平民使

爲賊黨進則驅我民以當矢石退則殺我民以抒怨

怒今用兵不已供費日繁臣恐外患未除而內變將

作誠宜慎選府州縣官善爲撫綏招致俾見在之民

懷惠而固守被脅之衆聞風而來歸又擇方面官以

兼總之則力分而事專勢親而人附矣兩廣藥石端

在於此奏入命兵部審處 擢庶吉士李東陽倪岳

謝鐸焦芳陳音爲翰林編脩吳希賢爲檢討張敷華

等九人爲各部主事 韓雍會趙輔等統率大軍在

廣西全州湖廣陽峒及桂林大藤峽等處節與賊戰  
勝之 南北直隸及河南山西湖廣江西浙江所屬  
郡縣凡一百四十餘處各奏水患詔戶部勘實以聞  
九月 巡撫宣府都御史葉盛陳乞罷免不許

浙江提督市舶內官福住居寧波不法別築公館於  
杭州騷擾軍民苦之寧波知府張瓚禁戢其下住因  
誣奏瓚瓚遂列奏住諸不法事下布按二司覈實於  
是布政使李顥等具實會奏上以住年老悉宥其罪  
但加戒飭而已 兵書王竑三上章乞放免養疾准  
其還家調攝竑以前薦岳正張寧爲李賢所沮遂堅



意求去士論惜之 戶部言鎮江浙江諸處旱澇相

繼歲運京儲四百餘萬石今罹災傷優免數多來歲  
兌運不足請以淮浙等鹽廣募商人於淮徐德州水  
次倉中納俟來歲分撥官軍支運庶民不困於凶年  
而國用亦無所損矣制可 定烏思藏番僧三年一

貢例 命福建延平府立祠祀宋儒楊時以羅從彥  
李侂配享 漕運總兵楊茂奏各處運糧旗軍以洪  
間灘淺盤剝多費各帶土產物貨以資用度乞免河  
西務張家灣等處稅課以紓軍困上下其議行之

冬十月 禮部尚書姚夔會昌侯孫繼宗等議哈密

乃西域諸番要路近年爲訛加思蘭殘破其國人民  
潰散不時來貢動以千百貪饗宴賜朝廷固不恤此  
然道路疲於遞接合酌量事體哈密使臣歲一入朝  
不得過二百人訛加思蘭五十人其土魯番亦力把  
力等或三年五年入貢經哈密者依期回來不得過  
十人宜勅陝西甘肅等處鎮守總兵撫按三司等官  
撫諭夷民嚴加防範及勅哈密王母孛溫答失力收  
集流散保守境土庶全朝廷始終優厚之意從之  
戶部奏景泰末宣府總督都御史李秉嘗上言邊城  
多空地而守城諸役外復有閑曠軍餘請量支宣府

官銀買牛給與耕種收餘糧易銀給貧軍買馬騎操  
遂於億萬庫支銀一萬兩買牛給軍耕種至天順初  
有言勞軍不便者行都督楊能等會議俱稱且耕且  
守經國遠圖而大同宣府自罹兵變人畜蕩盡幸而  
朝廷大發帑銀買牛給軍耕種邊人稍得聊生今宣  
府巡撫葉盛復申奏先年原買官牛多死又以餘糧  
續買給軍耕種官府不煩督責軍士不致賠償此皆  
官田官牛之効驗然立法非難守法爲難乞申勅守  
臣恪守俾久而不廢庶邊事克濟 上曰法旣善宜  
永遵行 陞禮部右侍郎彭時爲兵部尚書仍兼翰

林學士 兵科給事中袁愷奏湖廣荆襄等處流賊  
攻陷地方甚爲民患鎮守總兵李震巡撫都御史王  
恕王儉巡按御史王瀛都布按三司汪澤等旣無撫  
馭之方又無勦捕之策宜各究治以爲人臣誤事之  
戒 上以王恕王儉大臣姑記過王瀛汪澤等俱奪  
俸仍令同心協力平賊以弭民患 十一月 陞南  
京刑部右侍郎廖莊爲刑部左侍郎先是南道御史  
鄭安論莊法律生疎至是莊以進表入京上章乞歸  
上以莊在景泰間大節可取不允其去特陞用之  
戶部以所議漕運叅將袁佑上言便宜覆奏 上曰



律開收受稅糧聽納戶自槩平斛交收比來收糧者  
每石加耗米五升今軍官願加一斗可見官攢人等  
侵害過多今後收糧俱用平斛不許官攢人等勒要  
囤基財物敢有仍前作弊巡倉御史叅奏究問 保  
定永平二府所屬十六州縣水免糧一萬八千六百  
石有奇 給孔顏孟三氏學印令三年貢有學行者  
一人入國學 刑部奏南京戶部左侍郎陳翌因災  
異言審錄重囚乞照正統間事例差官請勅分往各  
布政司并直隸府州會同巡按御史審錄事下臣等  
議竊見是年各處司府州縣例該赴京朝覲廣東廣

西湖廣四川賊情未息南北直隸浙江等處水旱災  
傷分官賑恤事務煩冗若再差官審錄不無勞擾乞  
通行各處問刑衙門見監罪囚輕者從宜發落重罪  
會官詳審不許淹滯隱匿違者撫按并按察司官嚴  
加究治仍候時年豐稔地方寧靖會議差官審錄從  
之 按差官審錄本非冗員而當時司寇若廖莊者  
猶恐擾民嘉靖末年徵科常政撫按任之已有餘力  
當國者顧動勤制使供億浩繁此豈爲國恤民以固  
邦本之長慮哉 左府都督過興鎮守廣西召還道  
湖廣祁陽縣怒知縣李翰接應夫船不時令子得隆

率部卒拽翰及其子釗榜掠俱死興亦以疾死于道  
翰妻入愬于朝事下法司得隆伏死罪其母擊登聞  
鼓稱寃 上以其妄愬命即誅之 乙丑夜月犯太

微垣上將星 十二月 丙子曉刻金星犯鍵閉星

恭寧等衛右都督劉王兀喃帖木兒等奏欲於邊  
地收買牛隻農具并乞賜蟒衣禮部以聞 上曰蟒  
衣不可與其欲與民交易可許之 以福建按察使

馬文升爲南京大理寺卿 朶顏三衛頭目兀研帖

木兒奏乞職事兵部覆奏以未有功勞例無陞授不

許 癸巳夜月犯右執法星 命直隸容城縣立祠

祀元儒劉因 改庶吉士許禮等觀政各衙門自正  
統以來所選庶吉士內閣奏請學士二員於翰林公  
署教習與祖宗時文華堂文淵閣舊規不同內閣按  
月考試第其高下以爲去留之地將及三年則邀求  
散館不復以進脩爲事至是庶吉士相率入內閣請  
散館李賢謂曰教養未久柰何遽欲入仕許禮抗聲  
對公從何處教養來賢稍責之則曰吾輩教習雖例  
該三年已燒邸一年矣謂癸未春闈災故也賢怒請  
旨分散各衙門觀政尋授禮南京刑部主事 追贈  
已故南京兵部尚書黃福爲太保謚忠宣



憲章錄卷第三十

卷第三十

三